

浪漫年华



谭元亨

花城出版社

學藝登字 02 號

浪漫年華

譚元亨 著

廣東文學節辦公室主編

粵新登字 05 號

華年影集

浪漫年華

譚元亨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蔭路 11 號)

廣州市新華書店經銷

廣州紅旗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開本 10.5印張 240000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 冊

ISBN7—5360—1985—8

I·1686 定價 10.30 元

献 辞

陈国凯

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！

提倡文人有文，文学有节；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！

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，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；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，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、面向社会、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，认真撰写作品，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，不失为一种壮举！

时代呼唤文学；文学呼唤正气；文学呼唤大风之歌！

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，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。

文学之树长青！

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

目 录

- 一 “Fit-in”在娟娟可做不到：
自由出入的大宾馆与被辗坏并遗弃的洋娃娃造成的心理反
差 (1)
- 二 开放校园里的招贴：
把笔记当教案的公关部长与“打的”去家教的阿慧
..... (16)
- 三 这里没有田园牧歌：
关于长城的精彩演说与钱的困惑 (35)
- 四 南北果真两种心态：
阿慧关于数钱的快感高论与绮妮送达判决书的感慨
..... (54)
- 五 臆测不出的漩流：
大吃大喝有法可依而长城募捐竟无帐能入 (71)
- 六 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的晨跑：
犯忌时刻的敲门声与被停教的小老师 (86)
- 七 各路诸侯打道回府：
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高招与被扣的打工妹
..... (101)

- 八 “夸父追日”的壮举：
掉到洞里拔不出的胖妞偷到了“重要情报”…… (117)
- 九 跟着感觉走：
“重要情报”一文不值与厂门前供的菩萨价值…… (133)
- 十 在新闻镜头的前面与背后：
捐款的打工妹们与不曾搁置的钢琴计划…… (148)
- 十一 疯狂之余的寂寞：
我们再度“一无所有”才绝处逢生…… (164)
- 十二 三万二千元与一千元：
大酒店内外的庆功宴与“大乞丐”…… (181)
- 十三 依依游子情：
身着长城衫的合影与扑空的小轿车…… (196)
- 十四 这世界最后的真诚：
出关前留下的全部人民币与“英雄不问来路”的阿坚们
…… (212)
- 十五 一个主意赢来的十万捐款：
没有“垮掉的一代”却有垮掉的正人君子…… (226)
- 十六 被亵渎的神圣情感：
关于“提成”的争论与“道德自我完善”的讥评
…… (254)
- 十七 争论终于以血作了结论：
阿慧的“要钱不要命”与娟娟的成见…… (277)
- 十八 洞开的窗口——
柳主任的捐款效应与打工妹的长城来信…… (296)
- 余音 …… (319)

一 “Fit in”在娟娟可做不到：自由出入的大宾馆与被辗坏并遗弃的洋娃娃造成的心理反差

“走哇，进去看看。”

“这……能进去吗？”

“谁都可以进去，只要你衣着整齐就行。”

“门口不是站着两个守卫的么？”

“那不是守卫的，是欢迎来宾的，那女的，是微笑小姐。”

“……”

两位少女，站在白天鹅宾馆门前，一个拉，另一个却站定不动。拉的，衣着式样新颖，大方，雪白的套裙，上面有素雅的绢花，含而不露，看上去价格昂贵，可谁知道，她花了不到20块钱，就买到这么多的潇洒与飘逸。可惜，她个子不高，又黑又瘦，皮肤也不怎么细腻，一眼便可以看出是岭南的姑娘。

另一位伫立不动的少女，衣着却有点灰，显然是旧了，折裙上的大花也褪色了，不怎么鲜艳，可即便鲜艳，却也显得乡气了一点。不过，她亭亭玉立，楚楚动人，苗条、匀称、周围几乎找不出第二位比她更美的，而且脸庞白里透红，皮肤细腻莹洁，颇有古人所称的“吹弹可破”的感觉。

两人该不是阴差阳错，穿反了衣服？

但动作却没错，前者落落大方，后者却拘谨小气。

“真可以进去么？”后者问。

“不信，你跟我来。”

好奇心占了上风，后者迟疑地迈开了步子，快近自动开合的玻璃门时，她紧紧地挨住了前者生怕门会单独把她一人关在外面——分明是电子控制的，怎么会分辨来人的不同呢。

那个穿制服的男门卫，用疑惑的目光瞅了一下她的衣着，可目光向上一移，却不由得惊呆了。好一个光彩照人的少女，于是，微笑也从唇边渗出，这弄得她反而不好意思，脸更红了。

不觉之间进了大厅。

现在，她确信了同伴所提醒她的权力，她可以自由出入这富丽堂皇的大厅而不受盘问与阻挠，而在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宾馆，都门禁森严，还没走近便让在旁边溜达的“雷子”拦住了，弄得胆颤心惊。这片刻间，她第一次对这所城市产生了好感。当然，这转眼即逝。

大厅内放了冷气，凉飕飕的，怪舒服，与门外是两个季节。她跟着同伴，往琳琅满目的商品厅走过去，都来不及细细寻思另一边的各个石英钟——那是国际时间，有东京、曼谷、巴黎、伦敦、纽约、旧金山……一下子记不全的。

“看，这个手袋好靓呀！”同伴惊叫道。

她没有看手袋，却一下子看到了价格：“都七百块，还得要兑换券。”

“不贵，还有更贵的。好看就行。”同伴眼睛眨也不眨。

“你想要一个？”她问。

“想，不过现在不行，过些日子来。”

她直咂舌头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

同伴却朝她嫣然一笑，似乎在说：“这不算什么。”

她没心欣赏，因为所有的价格都把她吓住了——也许，在

中国，没有比这价格更贵的地方了。连一把小小的折扇都几十几百的。同伴兴致勃勃，她却索然无味，刚才“赢”得进宾馆的权力似乎顷刻间便又丧失殆尽了。这使她茫然。

同伴发现了她情绪不佳，眨眨眼，说：“上水边去，看看白鹅潭吧！”

两人走出了商场，来到水边——可是，临水一面，却是落地的大玻璃阻隔，看过去，感觉上总是隔了一层，虽说烟波浩淼，水鸟翻飞，船来船往，浪花叠起，却似乎不那么真切，——真的都变成假的了。她不觉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同伴问。

“我想嗅一嗅外面清新的水气，可惜……”她略蹙了下眉。

“那边有假山、瀑布、水气少不了。”同伴笑了。

一转过去，她就惊诧了。好不容易造这么大一个宾馆，却在馆里修这么个假山，还造这么个小小的瀑布，有什么意思，山里的比这浩大得多也精彩得多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造宾馆就造宾馆嘛，山水哪儿没有？何必搬到这里面！不伦不类的……连水气里，似乎都带有漂白粉的味道。还有，这屋里还移来这么些树，真可怜，没有阳光，也没有小鸟与昆虫来陪伴它们——干吗要人为地设置这么一个假自然呢？

可同伴分明在欣赏这么个人工自然，用她来到此地学到的一句口头禅说，就是“很投入”，全神贯注而又怡然自得。她一下子便从假山穿了上去，在向她招手。

她却摆摆手，没有上去。

同伴无奈，只好又下来了。

“你本能地对大都市有一种抗拒心理。”同伴陪她往外走去时，兀地冒出了一句。

她苦笑了一下。

这回，她们出了大门，正式来到了水边，这是在珠江的一个冲积的小岛。岛边，水声真切而又动人，水鸟似乎举手可捉，阳光分外灿烂……她的脸上也有了灿烂的笑容，不觉学起了小鸟的叫声。

毕竟还是个孩子呢。

两人往这沙面小岛来玩，是她一再“哀求”的，因为她刚从“北方”（广东人把南岭之北统称为北方）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没伴可不敢外出，怕迷失在喧嚣的市声与人流之中。来时，从高楼的峡谷中穿行，她就眼花缭乱了，房子怎么能造得这么挤呢，一点舒展、开阔的美感也没有。只有墓地里，那石碑才这么密密挤挤，可不，一上白云山往下一看，就更加这么认定了。可楼房还在拼命往上挤，把个完整、宽广的蓝天，切割得支离破碎了——连蓝天都得不到自由了。

她有点恐惧，往后，所有城市都会这样，听说，在东京，连人做体育活动，都在几十层楼当中，别说逛街，游玩了——人已经在失去大地，失去天空，最终，也会失去自己。

于是，眼前那莹白色的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的白天鹅——仿佛要飞起来，飞到两个人所不知的世界。那顶端的旋转餐厅，那一排排咖啡色的窗口，那棱那角，都成了翅膀与翦动的羽毛，迎风腾起。

那不是我要飞向的世界。

她心里这么说。

如果说，沙面上那鳞次栉比的外国公寓与酒吧什么的，还不至于引起她对过去殖民地租界的多少厌恶的话，倒是上白天鹅宾馆走了一圈，却使她对未来多少产生了几分担忧与困惑。她宁可留在那朴实的黄土地上，却不会迷恋那洋不可测的宇宙深处。

可惜，同伴却无法理解她的心思，上沙面不就是寻个清静、开心么？干吗反而双眉紧锁了起来——那水面上白天鹅的倒影，让水波撩拨得何等栩栩如生，上哪找这美丽、宁馨的画图呢？

“回去吧。”她建议。

“不想看看夜景了？夜景实在是太迷人了。”同伴说。

“不看了，没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真是个怪人。”

“可我见你们也是怪人。”

“那么，这世界上除开怪人就没有什么正常人存在了。”同伴乐了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这可不是个没肝没肺的家伙吧，一点也不想去听明白话后面的话。

她这么寻思——又多了一重担忧……

于是，她陷入了一片浑沌之中。

这是在哪里？在北极圈内，在那被当地人称之为“峡谷期”的日子里？是的，那里没有多少季节之分，要么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上。旋即重新升起，一天都是“白”的——白昼与白夜；要么整天都在黑暗之中，如同穿过一个漫长的峡谷，须上百的日子——所以为人称之为“峡谷期”。可不，两侧全是嵯峨、峻嶒的山崖，——纵然它们被规范化了或圆或方或棱，但同样给人以恐惧、惶惑与悲凉，不知自己是否能得以通过而不至于倾覆，喧闹的流水一下子全汇聚在耳边，让你六神无主只可以随波逐流，没有平原的坦荡大海的辽阔，也没有了高山的雄浑与丘陵的妩媚，无数的生命被挤压、浓缩到了这渠流中，连死亡前的挣扎也不能引起他人的注目与留神，全都急匆匆地被大流裹挟而去——那么，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，在这里又有什

么意义呢？无论你活得轻松抑或艰难，不都是如此么？

她被呛了一口，感到了窒息，想呼喊，却只有手脚能动弹。

“娟娟，娟娟！”

“似乎从峡顶上传来了几声呼唤。

她打了个冷噤，睁开了双眼——竟然在自己的宿舍里，上铺的小灯还没有熄掉，一个脑袋探了下来。

“你发了个恶梦？”

她茫然。

“刚才你又弹脚又舞手的，一张床都让你摇得像要翻船一样。”

她这才歉意地一笑：“怕么？是作梦。”

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？自己正面临一生中的第一个峡谷期，还是她所面临的这一个新的世界正经历着峡谷期——梦是不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。不过，引发这么个梦，分明有着那么个细节——

那是从沙面回来的路上，正赶上下班的自行车流，一位小女孩在母亲的车后，手上抱住一个怪靓的洋娃娃，不防让身后穿插越过的另一部车一撞，洋娃娃摔在了地上，小女孩哭了，要停车，可哪能停下呀？母亲头也没回。

她不顾一切冲了过去，可没等她冲到，洋娃娃已给好几部自行车辗得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了。待她把它拿到手，从人行道上往前追时，女孩的母亲已不见了踪影，自然，她在穿越自行车流时，身上也给撞破了几处，还没少挨人骂。

同伴——也就是上铺那位不无嘲意地说：“你也太好心了，这可不是真人。”

“一个洋娃娃，值十几二十块呢。”

“可能还值三四十块，只是，在这里不会有人回头下去捡

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“没时间——而且，刚才你也看得出，下不了车，不容你下车，人家宁可赶点时间，再挣一笔买个新的，也不愿下车。”

她颇有几分伤心地给洋娃娃“整整容”，揩去上面的车辙印，把压瘪的地方重新挤上来——幸亏里面是胶的。

后来……她把洋娃娃带到了床边，衣服全洗干净又穿上了，现在就悬在床头——该不是这洋娃娃带来的恶梦吧，自行车——黑潮辗压的不是洋娃娃，而是她自己。

她不无感慨地把洋娃娃摘了下来，塞到了床底下——她害怕还会再作第二个恶梦。看来，不能再把这洋娃娃留在身边，明天送给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才是，小朋友不会知道洋娃娃被遗弃的悲惨过程。

上铺的分明看到了她这一动作，不由得一笑：“娟娟，你也太多愁善感了。”

她反击了：“阿慧，你高高在上，不食人间烟火么？”

阿慧扑哧一笑：“怎么搞的，我倒觉得你反而像外星人。”

“外星人才不会救洋娃娃。”

“不对，外星人才会对洋娃娃产生好奇——恐惧，以至作恶梦。”

“一把油嘴，说不过你。”

“是你理屈词穷。”

阿慧顶了一句，便又仰头看起书来，任娟娟在下铺辗转反侧，把床弄得像在浪涛上一样——再说也没用，下铺的娟娟，来后就没睡过安稳觉，真是怪人。

这宿舍里，一共挤了八个人，除娟娟之外，全部都是岭南人——所以，娟娟是个“例外”，大家也能体谅她。况且，她的

年龄又最小，还没满十七岁呢，再小一岁，她就该是读初中的了，而现在却是堂堂高三毕业班的学生。她读书早，又跳了一年级，这在本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在广州，小学人太多了，不足七周岁，连后门也开不到的，至于跳级，更闻所未闻——这几年，广州人倒是很讲究按部就班的。可她在“北方”，当然，这该是名副其实的北方，不是广州人说的北方，在长城脚下，一个中等城市的著名钢铁公司的子弟学校，那里六岁可以入学，六岁差一两个月也不在乎……而今，让她一下子从塞北横跨整个中国到了南海之滨，又何止地域上的心理差异——她给家中写信，甚至说：“我真怀疑自己到了异国他乡——连与同学说话，别说广东话已与你们说的广东话不一样，广东话里掺杂的外来语已多得多，什么‘士多’什么‘贴士’都弄得我晕头转向，……爸爸要重返广州，只怕也会同我一样……”

原来，她父亲就是广州人，当年支援内地工业建设，积极报名，才上了华北，他是冶炼方面的专家，人家说怎么也不放他“南归”，于是，他的夙愿只好由儿女来实现了。这次娟娟转学到广州读高中，目的是为的报考南国几所大学。到时，父母退休，也可陪女儿叶落归根了。可他们设想到，纵然在家学了一口流利的广州话，女儿到了广州，却仍合不上节拍。

故乡反而成了他乡了。

心理上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。

其实，她的模样、身子，也早已与广州人不一样了——能有这又白又嫩的肌肤，一米七二的身高的，会是广州人么？她早已“脱胎换骨”了。长城下的包谷小米更养人，远胜过珠江边上的山珍海味。难怪上铺的阿慧早就断言，她已被北方“同化”了，该开除“南籍”。

自然，阿慧这么说是心怀着妒忌的，娟娟的身段与肌肤，是

她们所无法获得的，哪怕她们换了诸如玉兰油，飘柔二合一……种种美容品十几二十种，照旧无济于事。而娟娟有时甚至连香皂也不用——她用惯了父亲厂里发的土肥皂，可偏偏一身细嫩，还幽幽地散发出一股令人心爽的体香，别说大漠风，“黄妖怪”（这是指春头上的滚滚黄沙）奈何不了她，就是这北回归线上的骄阳也拿她无奈，她拼命晒也晒不黑。

所以，她才不羡慕什么“南籍”呢。

早知如此，她也不会遂父亲之意挂在一位亲戚名下，设法进了广州的高中，可惜，北方女子的秉性，温柔、顺从，她全有，绝不会悖逆父亲的意志的。

好了，那就“fit in”吧——随遇而安，这可是许国璋英语课本上的用语，不过，人家要反译过去则长了——to fall at ease under all circumstance。反正，很难说贴切与准确。

那么，同一个中国，北方与南方的语言要交换或互译，同样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，中国走向世界不易，而岭南走向内陆只怕也不易。

嗨，怎么胡思乱想起来了。

还是睡觉吧——窗外，月色朦胧，秋虫细吟，比呼啸的朔风更能催人入睡。

在喧闹的人群中的孤独才是最深刻、最确凿无疑的孤独——娟娟不知为何在心中产生了这么个念头。在塞外，坐在黄土高坡上，看长城蜿蜒而去，群山逶迤，草长莺飞，哪怕独自一人，也绝无孤独感——大自然是最可亲的伴侣，你的思绪可随白云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心旷神怡，有如醍醐灌顶……可现在，身边都是年龄相仿的同学，一间宿舍就挤了八个，你却反而空前地感到了孤独，心理上的孤独是无以排解的，身旁

的人简直视而不见。你一开口，人家没法理解，人家开口，你也莫名其妙，你的存在便失去了依据。

所以，一早娟娟便自个儿离开了宿舍。

另外七个还在酣睡当中，她们事实上比她还睡得迟，即便早早上床的，也一直看书看到后半夜，难怪人称“夜不休”。校园里的操场上只有寥寥几个人影，还都是睡眠时间不需要多长的老人，十分悠闲地打着太极拳。这倒是清静，晨鸟们唱得也分外宛转、悦耳，如溪流淙淙……

小树林侧，有一排布告栏，除开法院的判决书拉成一线白外，便是花花绿绿的广告，看字迹，只怕不是老师写的，比她娟娟的字还东倒西歪一些——什么“英文口语速成班”、“英文翻译指导”、“太极拳训练班”、“秘书进修班”，还有什么“大珠江文化讲座会”、“文学沙龙”……等等，不过，大都是收费的，在娟娟看来，可谓“狮子大开口”（这也是广州俗语），少则三十，多则上百。只是，这哪像一所重点中学的校园？简直是成了广告广场！

娟娟竟不自觉形成了习惯，无论看什么，都是往下一瞄，看有没有标价——似乎从这标价上，就可以窥透这个南国都市的一切奥妙。似乎所有外来人，都被告知，得从这一个角度切入此地的生活。这里的一切都被折换成了金钱，包括你的微笑——是这样么？

……

兀地，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怎么样，你看上什么班了么？”

一回头，是阿慧笑吟吟地站在后头。

娟娟冷冷一笑：“岂敢看上！”

“干吗？胆怯了？”

“囊中羞涩，哪能自投罗网。”

“其实，这并不难。”

娟娟摇摇头：“你是阔气惯了。”

“该阔气还是得阔气。”阿慧不以为然，“你不是说你英语很迷么？当然，不必上这类班，学校有的是，你就直奔英文专修班教室去听课就行了。”

“这可以么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不把我赶出来？”

“不会的，人家只会向你投过惊讶、钦佩的目光。因为那大都是大人。不过，可不能半途而废，否则，会得到鄙夷与冷嘲。”这似乎与自己的思维逻辑相颞颥了。

“可是……得另交学费么？”娟娟指着广告。

“傻女，上本学校教室里开的课，还要交什么钱？”阿慧笑了。

娟娟给笑得脸红了，一声不吭。

“你是旁听，老师只会高兴，他的弟子们多了，有什么不好……”阿慧忽地想起了什么，竟冷冷一笑，“娟娟，你犯了什么病，动不动就提起钱，昨天同你出去，看商场是钱，捡个洋娃娃又说钱，现在，三句话不离一个钱字。”

娟娟这才真傻了，怎么反过来被阿慧指责自己“钱”字当先了呢，分明该自己去指责她说钱才是。她结结巴巴地申辩道——指着那些广告，“这不全说收钱么？”

阿慧一拧眉：“这钱也收得应当呀。”

“应当，一次收一百元，当得我们那边大人一个月的工资了。”

“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，况且能学点什么，